

梁惠雄戏剧集

中国戏剧出版社

梁秉堃戏剧集

中国戏剧出版社

梁 秉 堃 戏 剧 集

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四八条5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 京 彩 虹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260,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11.25插页2

1988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8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压膜)1—450册

ISBN7-104-00110-7/I·34 定价3.30元

真诚地对待生活，
真诚地对待自己，
也真诚地对待创作。

这，就是我三十年并不十分曲折的经历中，为自己总结出来的一条“座右铭”。

我将以此不断地激励、鞭策自己，度过人生的秋天和冬日。争取为人民写出一点点象样子的作品来。

——梁秉堃
1986年初春

序

于是之

12—14岁，酒厂学徒；

14岁，参加文工团；

18岁调入“北京人艺”，先干灯光，后又在舞台美术部门干具体的行政工作，其中也断断续续的当过演员；1964年开始写上了剧本。

今天，出了这本集子。

——这就是这位作家的几乎是所有的经历。从中我们不难看出，这是一个好学的人，不肯偷闲的人。

老舍先生曾告诫他：“要勇敢地写，勇敢地扔。”他听话，他就这样地做下来。同志们曾鼓励他：要至少每周精读一个剧本，写书的人首先要多读书。他从依着做了，他写了不少，也扔了不少。这本集子里的四篇剧作，都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写出来、选出来的。在这期间，他始终泡在北京的工厂里，旁及于工厂的上下左右。厂子里的，工业战线上的众多的内行们都热情地帮助了他。

我这里不想祝贺这位从“酒徒”到作家的同志。二十年出头的“写龄”。双鬓早生华发，只能辑出这么薄薄的一本，有什么可贺的呢！如果路线端正，引导得法，他是应该

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的。

四篇剧作是按照写作的时间，顺序地排下来的。读者不难从中发现作者创作的足迹：努力摆脱肤浅的配合政治的习惯的写法，顽强的使自己的眼和笔向着生活和人的深部探寻和开掘，于是出现了袁厂长、漂亮姐儿、哈哈经理，和最后那篇戏里的几个结结实实的人物，只要他认真地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相信他必将会有更大的收获。

当前，在文学理论建设方面，出现了空前活跃的形势。几乎是所有的文章都吸引着我们去读、去思考，并从中选择出于自己有益的东西。结论，当然会因人而异；求同，在这方面是完全没必要的。我们只需要在政治方向上的一致，这当然是最重要的。然而在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的方面，愈是多样才愈好。我愿意与梁秉堃同志一起学习、思考。使我多懂得些知识，使他能够在今后的创作上结出沉甸甸的果子来。

写序，原应对书中的作品，或褒或贬，做出有份量的评点，但这不是我的本行，我写不出。我只能以一个普通演员和老朋友的身份，写出这样一篇不象序文的东西来。

1985年9月于海淀

目 录

序.....	于是之 (1)
谁是强者.....	(1)
王建设当官.....	(103)
阵痛的时刻.....	(190)
夜晚过去是早晨.....	(277)
后记.....	(347)

谁 是 强 者

谨将本剧奉献给今日为振兴中华而奋力拼搏、不畏牺牲的“四化”创业者们！

——作者

人 物 表

袁志成——50多岁，男，新华棉纺织厂厂长。

方 静——50岁，市轻工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袁志成的爱人。

袁晓兰——26岁，新华棉纺织厂工人，袁志成之女。

吴一倩——近60岁，女，新华棉纺织厂总工程师。

李主任——40多岁，男，新华棉纺织厂厂长办公室主任。

小闹钟——26岁，副食店售货员，袁晓兰的同学，北方棉纺织厂厂长之女。

郑局长——50多岁，男，市轻工局局长，局党组副书记。

倪科长——40岁，男，电力公司科长。

赵科长——40多岁，男，江南纺织机械厂供销科科长。

林 彤——28岁，建筑公司办公室秘书，袁晓兰的未婚夫。

刘经理——50多岁，男，电力公司经理兼党委书记。

马玉秀——30多岁，女，电力公司工人。

倪 妻——30多岁，市郊区农村妇女。

第 一 场

〔1980年新年的夜晚。

〔袁志成的家。这是华北某大城市新华棉纺织厂生活区里一幢普通宿舍的二层楼。舞台上两居室单元的外间。一门通往过道；一门通往内室；一门通往阳台。这个房间既用来吃饭、会客，又在墙角上支起一个床铺，作为袁晓兰的卧室。室内的陈设相当简朴，甚至连最时髦的沙发也没有摆。〔隔窗相望，可以十分醒目地看到生产区里刚刚建起来的9000锭车间雄伟的厂房。

〔幕启：方静正在里里外外地忙着烧年夜饭的菜。

〔袁晓兰刚刚布置完屋子，手里还提着一只点着的红灯笼，不知挂在什么地方好。

〔窗外传来了并不密集，然而却很响亮的爆竹声。

〔袁晓兰的床头柜上摆着的小录音机里，播放着欢快的乐曲。

〔方静系着围裙端进一盘切好的熟菜。

方 静 （嗔怪地）哎呀，晓兰。灯笼还没挂好哪？

袁晓兰 新年就得有个新年的气氛，非给它找个好地方不可嘛！

方 静 行啦，快挂上吧！（听着）哎，好象有人敲门哪！

袁晓兰 真的？别是爸爸回来了吧？哟，今天怎么没唱那两

句河北梆子啊？（学袁志成）“金枝玉叶少训教，
来在开封揽老包……”

方 静 （笑）这孩子，还不快开门去！

袁晓兰 哎！（终于把红灯笼挂在电灯下，欲去开门）

〔过道里的门“砰”的一声打开，小闹钟大喊着
“我来啦！”上。

小闹钟 （左手抱着一个塑料的洋娃娃，右手抱着一瓶泸州
大曲）我来啦！都吃什么好吃的啊？我今儿可在这
儿吃年夜饭！

袁晓兰 （迎上去）该死的！原来是你啊！敲什么门哪，装
模作样的！我们这儿都忙得快脚丫子朝天了。不给
你饭吃！

小闹钟 嘿——，人家刚进门儿就来这么一通，谁受得了
啊！（取出家具单子）老同学！拿着，家具单子！

袁晓兰 （接过，看着）哟，这么多啊？

小闹钟 不多，跟我结婚的时候一个样

袁晓兰 我，我真有点儿怕人家说。

小闹钟 一辈子就这么一回。

袁晓兰 （犹豫）要不，我再跟小林子商量商量？

小闹钟 你连这么点儿主都作不了啊？呆会儿咱们就跟袁伯
伯说，他老不管可不行！袁伯伯快回来了吧？（把
家具单子又收回去）

袁晓兰 我刚给他打完电话，这就回来。

小闹钟 （忽然想到）哎哟，你瞧我这马大哈劲儿的。（从
大衣口袋里取出一封信）这儿有你爸的一封信。

袁晓兰 （接过来，念）“献给袁厂长”！

小闹钟 准是小孩儿们淘气，给按在楼道的墙上了。

袁晓兰 （拆开，念着）“袁厂长，冒傻气，不懂上供拉关系。六亲不认包公脸儿，双手死抱旧皇历。生产生活上不去，奖金、宿舍没有‘戏’。逆着潮流当领导，不出半年一边去！”

小闹钟 哟——，是这内容啊。大年下的，多丧气！看，这儿还有一张漫画哪！真不好看！

袁晓兰 （不满地）有意见提意见，干吗这么挖苦人哪？！
〔过道里传来唱河北梆子的声音。

小闹钟 你爸来了！先收起来吧！

〔袁晓兰赶忙把信收起。

〔袁志成兴高彩烈地边唱边上。

袁志成 （唱）“金枝玉叶少训教，来在开封搅老包；慢说搬来国太到，宋王爷到此我也不饶！……”

〔吴一倩替袁志成抱着毯子随上。

吴一倩 （笑着）老方哪？

〔方静从厨房上。

吴一倩 喏，我把老袁押送回来了，你可要看好噢！

〔方静笑着接过毯子。

袁志成 吴总啊，咱们就不能再商量商量？

吴一倩 我不要听你讲。你已经整整半年的辰光没有在家吃顿团圆饭啦！今朝无论如何也要在家过个新年的！

〔方静殷切地望着袁志成。

袁晓兰 我赞成吴阿姨的意见。

小闹钟 我也赞成。

吴一倩 （向袁志成）喏，看到了吧？你是少数。现在9000

锭新车间土建工程已经完成，下面的安装工作由我来负责嘛！

袁志成 （玩笑地）好！我服从多数。可有一条儿，呆会儿你也得来这儿过年。

方 静 吴总，我还给你买了葡萄酒。

袁晓兰 吴阿姨，您一定得来！

吴一倩 （认真地）一切要等到安装工作开始以后再讲。如果没有问题，你们不请我也来；如果有问题，你们请我也不来。再会！（下）

袁成志 小闹钟，听说北方厂的新车间，都安装一个礼拜了。你爸是坐上飞机了怎么着，那么快？

小闹钟 我也记不清了。反正我爸这些日子整天坐上小汽车，带着东西跑机器设备和原材料去。

袁晓兰 要不，就能叫“和尚厂长”啦？

袁志成 又胡说什么哪？什么叫“和尚厂长”？

袁晓兰 就是专门会上供拜佛的呗！是吧，小闹钟？

小闹钟 没错儿。现在不当“和尚厂长”就吃不开！（发现方静，突然地）哎哟……

方 静 （含笑地看着小闹钟）怎么啦？

小闹钟 这儿还站着轻工局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副书记哪！方姨，您只当刮了一阵风儿，什么也没听见，啊？

方 静 替你爸求情啊？晚啦！这丫头。（轻轻地在小闹钟脸上打了一巴掌，下）

小闹钟 （笑了笑，不在乎地）来！新年礼物。（把桌子上的塑料娃娃交给袁晓兰）老同学，这是给你的！（把泸州大曲交给袁志成）袁伯伯，这是给您的！

袁晓兰 （看着娃娃）真有意思？这娃娃也不好买吧？

小闹钟 这是百货商场的姐妹儿特意给我留的，要不来了货一抢就没。怎么样，这关系够铁的吧？

袁志成 不用说啊，我这瓶泸州大曲也不是从前门儿出来的吧？

小闹钟 “一等人儿送上门儿，二等人儿走后门儿，三等人儿人托人儿，四等人儿干着急儿！”现在兴的就是这个！

袁志成 一张嘴就一套一套的。

小闹钟 当售货员的不能说还行？

袁志成 可我告诉你，伯伯这回还真跟你唱了个对台戏——9000锭车间整个土建工程愣是没上供，没拉关系。你笑，不信是不是？

小闹钟 （笑着）我信，我信还不行吗？可您别着急。我爸说了，土建才是一半儿。说不定好戏还在后头哪。

袁志成 好，那就走着瞧吧。

小闹钟 袁伯伯，咱爷俩打个赌干不干？

袁志成 怎么，还要跟我打赌？

小闹钟 您要是真能坚持到底，我就再送给您一瓶泸州大曲。

袁志成 好。

小闹钟 要是坚持不下去呢？

袁志成 （想着）嗯……。我也给你买个塑料的娃娃，怎么样？

小闹钟 好嘞。（伸出手）来！

袁志成 干什么？

小闹钟 拉钩儿啊！

袁志成 好，拉，拉！（与小闹钟拉钩儿）

小闹钟 说！拉钩儿上吊，一百年也不要！

袁志成 这是什么意思？

小闹钟 就是决不反悔的意思。反正我们院儿的小孩儿都这么说。来，一块儿说。一——二！

袁志成
小闹钟 (同时)拉钩儿上吊，一百年也不要！

方 静 (端来一盘熟菜)看你那么大人，还跟小孩儿似的。

袁志成 (笑着)走，都到厨房去。不劳动，不得食。(转向方静)分配我干什么？

方 静 你会干什么？洗个澡、理个发去。看看，都有一个多月没打扫卫生啦！

袁志成 (摸着头发、胡子)来个折衷的方案怎么样？呆会儿我好好洗洗脸，再把胡子搂扯搂扯！

方 静 真拿你没办法！(进厨房)

袁晓兰 我爸就是懒！

袁志成 (突然从口袋里掏出一把“二踢脚”)刚才从夜卖店路过，顺便买了这么一把。我先上阳台上放一个，也过过瘾。

袁晓兰 爸——！

小闹钟 (把“二踢脚”抢过来)您先坐在那儿，我们今天跟您说点儿正经事儿。

袁志成 嚯，这么严重？(坐下)

小闹钟 您说，我们这位老同学可“七一”就要结婚了，她的事儿您到底还管不管吧？(向袁晓兰挤挤眼)

袁志成 管！前一阵子不是净忙9000锭了吗？现在有点儿眉目了，我还能不管？晓兰，快说说，都还缺什么？

爸给你张罗张罗。

小闹钟 （把家具单给袁晓兰）念！

袁晓兰 （不接）还是你念吧。

小闹钟 我念就我念。袁伯伯，您好好听着。

袁志成 这么长啊？

小闹钟 您用不着害怕，这比那“八机部长”差多了。

袁志成 （不懂）“八机部长”？

小闹钟 啊。电视机、录音机、冷冻机、洗衣机、照像机、缝纫机……

袁志成 行了，行了，你就快说说家具吧。

小闹钟 （念）三开门大衣柜、多用柜、酒柜、电镀衣架、沙发、茶几、软床……

袁志成 （打断地）非睡那软床干吗？那玩艺儿可是一按一个大坑，不舒坦！

小闹钟 我结婚买的就是软床，摆在屋里头可有派啦！

袁志成 好，好，我想着这事儿，想着。

小闹钟 （向袁晓兰）得，有袁伯伯这一句话，就都交给我办啦！

袁志成 你……？

袁晓兰 爸。您可别小看小闹钟这个副食店的售货员，可有办法啦！

袁志成 （摇摇头，想要说什么）……

〔林彤上。〕

小闹钟 小林子，刚说完你们的事儿。你可倒真省心啊！

林彤 （老实地）我早就想来了，可，可工作老处理不完。（取出一份文件）袁伯伯，这是工区王主任让我

给您带来的。

袁志成 什么？

林 彤 土建工程竣工验收文件。他要求吴总快点儿在上边签字。

袁志成 嗯。吴总一会儿就来。（接过文件）好啊，土建大功告成！今年的收成不赖嘛。

〔方静在厨房的声音：“晓兰，来帮把手！”〕

袁晓兰 哎，来啦。

小闹钟 我也去。

〔袁晓兰、小闹钟进厨房。〕

林 彤 （有些不好意思地）袁伯伯，听说，听说您上礼拜在厂子做了个动员报告？

袁志成 对。在职工代表大会上说了说。

林 彤 听说您公开号召大伙儿千方百计地弄白花花的银子？

袁志成 对。就是给财政部多攒两钱儿。怎么啦？

林 彤 有人问，光想要白花花的银子，那红彤彤的旗帜还要不要？

袁志成 我都要！没有白花花的银子你哪儿来的红彤彤的旗帜？

林 彤 （笑着）您，您可真够敢说的。

袁志成 我还嫌说得不够呢。扩建个9000锭车间，我一年就能多给国家交1800万，不好？该挣的钱不挣，不该花的钱滥花，那叫败家子！提个白花花的银子怕什么？我这人是两论起家——“唯生产力论”加“人性论”，说话就是小辫儿多。